



沉

雷

陈谷一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沉 雷

陈谷一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雷/陈谷一 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.6

ISBN 7-5059-4068-6

I. 沉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3181 号

书 名	沉雷
作 者	陈谷一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责任印制	尹龙元 邢尔威
印 刷	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 开
字 数	207 千字
印 张	8.25
版 次	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068-6/I·3164
定 价	15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。

第一卷

谋 官

那个年月，正是岳大为的孩童时期。那时，小城很小，窄窄的一条街，两边是两排歪歪倒倒的、年深月久的木板房。街面是青石板，不像现在的街面是用水泥沙石浇打的。每十天逢场，平常日子冷冷清清，不像现在天天热闹，人多，车多，不仅有自行车、三轮车，还有丰田、奥迪、伏尔加、桑塔纳等等，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，你争我挤，一片噪声。

在岳大为出生以后的这三十多年，岳大为长大了，小城也在“长大”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那时是旧中国，居民不过五千人，如今到二十一世纪了，人口已发展到七、八万。小城不小了，街道不是一条了，一幢房接一幢房，向四面八方延伸，街道在变美、变宽和变长。

小时候，岳大为的家在桂花村。桂花村离城五华里。那时，岳大为去城里上学，要过一片长长的田坝，而今那片田坝已被发展中的城市占用，桂花村渐渐失去了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。

桂花村面貌变了，村民也在变哩。

就以岳大为说吧，这个八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，在这七、八年里，不仅当上了干部，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国土局长。

有人说，岳大为当个局长不算啥，他的官还要升大呢！

是这样吗？

听到组织部长说的那个消息后，岳大为的心就不平静了。

今儿个周末，下午是局里的工会活动，有工会主席安排，他没有去上班。不过，他在家，心不在家，总是想着组织部长说的那句话儿。一个下午就这样想东想西的乱麻麻过去了。晚上睡得很迟，但心里仍然牵挂着组织部长说的那件事。一直折腾到半夜，迷迷糊糊的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梅梅爸也来了，老人家向他发火，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他吓醒了。梅梅爸死去几年了，偏偏这时梦见梅梅爸，这是什么兆头？

他的妻子梅梅醒了。梅梅睁开眼，见丈夫醒着，便叽咕了一句啥，把脸埋在丈夫的怀里，“你又梦见啥了？莫非梦你当副县长了？”

在桔黄色灯光里，岳大为抚摸着女人的脸蛋儿没有吭声。

“你官瘾不小哩。我说要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你信不信呢？”

岳大为不听梅梅说下去，推推梅梅，“让我玩一回吧。”

“你已经玩过了，还想玩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玩累了，才好睡哩。”

梅梅爱怜地从丈夫怀里仰起脸，看丈夫急慌慌的样子，便顺从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，等候丈夫给她脱得一丝不挂，脱成他爱的精光宝贝儿。

那种事做完后，他向梅梅说，他明天去见白叔。

夜里落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。第二天，全城一片白，很冷，几乎把每个市民都堵在家里。岳大为不怕冷，牵挂着组织部长说的那件事，他就起得很早。今儿个早上，他冒着风雪去见白叔，去请他老人家给他拿主意。他没有骑梅梅的自行车，他知道城外公路上的雪和原野的雪连成一片，道路难以分辨。也没有打电话叫局里的小刘开车送他。他知道，白叔最不高兴的，是当官的摆架子，说过不惯苦日子的人仕途上不会有进展。岳大为故意戴上当年他爹留下的那顶有风耳的毡帽，拄着木棍子走在雪地上，脚下嚓

嘹的响着，向桂花村走去

岳大为走进白家，刚刚起床的白叔看着他这身打扮，不禁一悦。老头儿“嗯”了两声，笑笑。白婶要他到炉边烤火。在岳大为坐到炉边后，白婶没有管他，让他一人在炉边呆着，她和老头子在忙正在进行的洗脸和漱口。岳大为是小字辈，又常来白家，白婶不倒茶，不敬烟，不问寒问暖，他们从不以礼仪接待这位堂堂正正的国土局长。

白叔叫白家年，在桂花村，他是老资格。他曾是一个全国先进人物，在文化大革命前是这个县的县委常委，文化革命中是这个县的革委副主任和省贫下中农协会的常委。当然，那个“省贫下中农协会常务委员”是个虚名，仅通知他去省城开过一次会。

土地改革时，白家年还小，是桂花村儿童团的团长。搞初级社那几年，白家年任初级社社长。后来一直任桂花村的党支部书记。九十年代从支部书记位置上光荣退下之前，他当了几十年的干部。但是，他从来没有被当时多如牛毛的“政治运动”打倒过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“不倒翁”。

白家年出生于一个知书识礼的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这要从白家年的爷爷说起。白家年爷爷出生清末，自幼聪明过人，十八岁应县考得中秀才，二十四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举人。这位举人有十一个儿子，白家年的父亲系举人的长子，而白家年排行在九却是白家第一个男孙，因此白家年是白举人的长房长孙。白举人不特别看重钱财从不买田置地，平生苦心孤诣钻研程朱理学，弘扬程朱理学正宗思想。白举人把田地分给十一个儿子，十一个儿子又分给孙子，每户的田地就不多了。五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地改革，十一个儿子和他们的下一代，仅两家是地主成份，其余各户成份都是中农。白家年的成份也是中农。白家年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，学孔孟之道，读“四书五经”，遵照爷爷训导的“为人师表”“以正世风”。白家年从小养成读书习惯，见书必读，家里的存

书他都读过。他当“村官”后，不读古书了，读共产党的书，研究政策条文，共产党在农民里做的事，在做之前或在做的过程中，他比一般农民和村干部先知先觉，先悟出其中道理……

这些家史，岳大为是听父辈说的。现在，他在炉边一个人坐着，想着，等候着老头子白家年。他牵开衣服烤着，落在身上的雪花，见热就化了，蒸发出白色水气。白家年洗漱完了过来，拉条板凳到炉边坐下，白婶靠炉边摆上饭桌，岳大为和两个老人一起早餐。饭食很简单，每人一碗面条，三人共用一碟盐菜。吃罢以后，在白婶收拾碗筷时，白家年说话了：

“大为，这么早下乡来，是有事吗？”

“有一件事，我请白叔给我拿主意。”

白家年对向灶房走去的老伴宋英说：“我去牛栏看看。天冷，耕牛过冬他们搞得怎样了？你在家把客屋的木炭火盆烧起，大为来了，这半天不回去……”岳大为连忙接过话：“我去吧，大婶忙着哩。”白家年也不阻挡，就让岳大为去生火。

白家年去牛栏的时辰，岳大为去了客屋，在火盆里添上木炭，接了火种，炭在盆里很快燃起，天烟无焰地燃着，看不见烟火却感到了很温暖。

这套平房四间屋子，一间灶房，一间堂屋，一间睡屋，一间客屋。有人到白家来了，白家年一般在堂屋接待。若来的人有重要事，白家年再请他去里边的客屋坐下交谈。有人说，白家客屋，相当于有些城里人家在客厅之外还有一间书房。白家客屋布置简单，一张条桌，两排有背靠的大木椅。墙上贴着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等共产党的领袖像。那满墙的奖状已经取下，只挂了一个证明他白家年是全国先进人物的镜框。

白家年在这客屋里，接待过县长、县委书记，专员、地委书记，有一次接待过省委书记和来自北京的一位中央委员。这十多年，

村民修了不少小洋房，白家年的房子应该改造一下了。有人给白家年建议，白家年说何必改呢，土墙房屋实在点，夏天钻不进热风，冬天透不进冷气，如此冬暖夏凉，等于装上了空调啊！

白家年从牛栏回到客屋，盆里木炭正燃得旺。他到灶房拿来一个盛着清水的茶罐，要烧水沏茶。岳大为知道该汇报了，便把组织部长说的话，向白家年详尽说了一遍。白家年听他说话时，眼看着茶罐，内心震动了，听他说要升副县长，身子颤抖了一下。岳大为没看到老人的这个颤抖，还以为老人没有听明白，想把组织部长说的最关键的一两句话重复说一下。白家年看他一眼，摆摆手，不要他再说了。

岳大为明白老人要思考问题，说他看看雪景走出了白家大门。

桂花村从前是县城边一个很大的村子。一条小溪从山里流来，流到这里，小溪穿过村中，把村子分成两大部份。东边的田地，已经被发展中的城市占用，一部分村民前几年已经“农转非”去做了居民。现在的桂花村实际是三十年前的桂花村的西边部分。西边这部份桂花村在山坡上，修建街道比较难一些，所以田土没被城市征用。村办公处不在从前的溪边那座四合头瓦房，已迁搬到白家年的住房附近，这儿清静不受城市干扰，方便村民办事。

岳大为站在白家门外，看着村子的雪景。

岳大为记得，好多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，落地无声的雪花象鹅毛一样，已把整个村子覆盖得那样干净和明亮。从高低不平的田野的样子以及压着雪的树木，在这里长大的岳大为分辨得出村里的房屋、水田、鱼塘、果园和电站。

白家年房屋旁边，距白家房屋不过百把米，是桂花村的办公处。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，是接任白家年支部书记工作的新任支书刘大海修建的。刘大海首先征得白家年的同意，说办公楼建在白家旁边，白叔去办公室方便，有事好请教白叔呢。今几个星期天，压着这么大的雪，没有村干部在这种时候上这儿来。岳大为看

见有几只麻雀在那房上跳，向他啾啾叫着，他情不自禁被麻雀“喊”了过去。岳大为想，这幢房子建成半年了，办公楼用不着建很大，不过建得顶漂亮，墙壁贴着瓷砖，房上盖着“彩”瓦。象工艺品似的一对石狮沉默着，一左一右蹲在大门口。举头一看，门上方悬着一块匾，匾上写着“桂花村办公楼”，旁边有“郭天海书”四个小字。郭天海是地委书记，郭天海什么时候到过这里呢？

岳大为从门外回到客屋时，看见白家年已经换了座位，坐在旁边那半躺半靠的椅上了。他两只手摊放在躺椅的扶手上，闭着眼，似乎睡着啦。当发现他的一只脚在轻轻摇着并动得很有节奏，岳大为明白他不但醒着，而且对一件紧要事正在运筹之中。白家年是去年过的六十岁生日，既然从支书位置上退了下来，即便身子骨硬健，也不能说他年轻。如果从身子骨和相貌看，白家年确实不算老。他属于标准的农民汉子，脑壳大，手大，脚大，浑身骨头架子大。在那紫黑色的大方脸上，鼻梁高，嘴巴宽，突出宽大的前额上横着一对刷子似的浓眉，浓眉下一双大眼看人入木三分，从他的眼必然注意到他那下巴上密密的粗黑胡子。

看到白家年还在思索的样子，岳大为没有吭声，在他旁边的木椅上坐了。白家年眼微微睁了一下，慢慢又闭上了，嘴巴轻轻动了一下，但没动出声音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白家年睁开眼淡淡笑了一下，说：

“你官福不浅！桂花村这块风水宝地要出个县太爷哩。”

“白叔，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还不是你老栽培的。”

白家年沉吟了片刻，对组织部长说的那句话还有点不放心，“他真的那么向你透露吗？”

“是的，白叔。”岳大为小心翼翼说道，“左部长说，这是他们开县委常委会议时决定的方案……”

“这个小左啊……”

“白叔，左部长跟我关系蛮好的。”

“……他这是犯纪律呀。”

“白叔原则性强，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习。但左部长从他个人来说，有提拔我的意思。”岳大为在等待老头儿拿主意，对这件事说出个子丑寅卯。

白家年又闭上眼睛了。

岳大为弓着腰，等候老人说话。等了一会儿，等急了，他用试探的语气说道：

“白叔，我想请你就这个事儿指点一下。”

白家年睁开眼，看着火盆边已经退离火的茶罐，意思是茶凉了，岳大为连忙去灶房拿了一个碗来。

“你不喝呀？”

“喝、喝。”岳大为又去灶房给他自己拿来一个碗。

白家年在接到岳大为递给他的倒上茶水的碗后，慢吞吞的喝了一口，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，说：

“人常说，打铁还要本身硬。我想问一句：你任局长两三年了，政绩如何？做过错事没有？平常生活作风好不好？”

岳大为说：“去年民主评议党员，大家评我优秀。”

白家年说：“这就好！如果口碑不好，下边群众有意见，屁眼儿夹得有屎没揩干净，这竞选副县长你最好不出头露面，副县长当不上不说，还要扯出你的其它问题。”

岳大为想表明他没有任何问题，白家年不让他讲下去了：

“你自个儿的事，你自个儿心里最清楚。与上头关系好，有人保举，但也要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、表决。你同符乔棠竞选，把你推到上千上万人面前，你得小心些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题一转：

“梅梅怎么没随你来？”

这是老头儿想见梅梅。老头子有见梅梅这个意思，他岳大为今儿个冒雪下乡这趟路就没白跑。

“梅梅今儿个有些事缠身没有来，我叫她来看白叔白婶。”

“大为，这事你同梅梅商量过吗？”

“同她说过。”

“她咋说？”

“她说，不要把当官看得太重要，要平平淡淡才是真。”又怕白家年在这事上不帮忙，说：“她嘴上这么说，她心里还是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”

白家年闭上眼说想休息一会儿。岳大为明白，这是老头儿在下逐客令了，于是告辞回家。

二

岳大为从桂花村回来，在雪地里行走，走得很慢，走得很累。白家年对他的事没有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，他心里忐忑不安。他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来到家门口，拿钥匙开门，进屋，回身关上门，然后直奔宿舍。房里很清静。梅梅和小保姆领着孩子出去了。岳大为脱了外衣往衣架上一挂，取下毡帽往桌上一扔，屁股往床沿上一坐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像一筒柴似的倒在了床上。

他想休息一会儿，便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今儿个，岳大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。他这堂堂正正的国土局长，平时是千人求万人敬的官儿，却低三下四去白家年老头儿那里“屈尊”，自找苦吃，自寻烦恼，真他妈的自个儿对不起自个儿。不过，事不由己！谋官可来不得“宁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”呀。不但白家年他要尊敬，还要委屈自己去县里主要领导那儿“出血”，不是有人说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又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吗？他想：送！送多少呢？当然不能遍地浇花，是送主要领导。春节来了，要拜年，送多少都在情理之中呢。想到这里，岳大为翻身坐了起来，想

去书房拟一个送礼计划。至于钱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用公款送，他当官儿还不是为革命嘛。

就这当儿，房门响了，梅梅和小保姆、孩子说着话开门进来，走进了客厅。梅梅要小保姆领孩子去那边小屋玩后，她向他的房间对直走来。岳大为赶忙躺在床上，闭上眼，做出睡得很熟的样子。梅梅看了他一眼，抿嘴笑了。她回身关好房门，脱了穿在外面的风衣，到镜前牵扯了一下里面的衣服。然后，她往床沿上一坐，拧着岳大为的鼻子：

“你真会装模做样呢？我要你醒——来！”

梅梅把他的呼吸弄得不顺了，岳大为只得“醒”过来。他睁眼看着妻子冻得红扑扑的脸，一把搂过她，翻身把她压在身下，扯着梅梅的脸蛋儿，要梅梅认输：

“你这捣蛋鬼！”

小夫妻俩在床上翻来滚去折腾了一阵，梅梅笑得气都出不了，滚到床的一边，歇了一会儿，问丈夫见到白叔了吗？

岳大为说见到了，还说白叔想她呢。

“那我去见白叔，看他又怎样说吧。今儿个你走得太早了，也没有给两位老人带点喜欢吃的东西。”

“你这话，是错看了白叔，两个老人不是小心眼儿。”

梅梅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话意一转：

“春节来了，县里的几个主要领导，你咋去拜年？”

“老办法！”岳大为没有说实话。

“莫非你不送呀？”梅梅盯着他的脸。

“去年如何送，今年照样，多送了，要是领导有了看法，说我拿钱买官，好事变成了坏事呀。”

“当今的官儿，有几个不收礼呀？”她说这话时，是想到了这几年这个专区发生的几件送礼风波。

大为冷冷一笑：“又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的，大有人在！”

梅梅说：“要送礼，就要送得万无一失。”

又过了几天。

一天早上，岳大为的手机叫了，是白家年从桂花村打来的。岳大为问：“白叔，有事？”白叔说：“我同梅梅说说话儿。”梅梅接过手机，岳大为紧张了，他站在旁边注意听着梅梅同白叔说些啥。

打完电话，梅梅说：“白叔讲，他现在要来我们家。我顺水推舟，请了他和白婶。今儿个双休日，下着雪，天冷，大家去狗肉馆享受一下嘛。白叔还想见美美，我答应给他通知美美啦。”

岳大为想，白叔要见梅梅，还想见美美，这是啥意思？老头儿在耍心眼儿！美美在农业局工作，在符乔棠的办公室做打字员。美美是梅梅的妹，还没结婚，莫非老头儿要给美美介绍对象吗？当年梅梅嫁他，就是白叔做的介绍人。他和梅梅、美美都是桂花村人，都在白叔眼皮下长大的。也有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白叔通过美美，想了解符乔棠这个人，这种可能性最大。

岳大为问：“梅梅，今儿个午餐安排哪家狗肉馆？”梅梅说：“你们当官的，天天在外吃，全城的馆子家家吃过了，对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，非你莫属嘛。”岳大为扳起指头数了一下说：“老乡亲狗肉馆行吗？”梅梅说：“老乡亲狗肉馆好是好，离我们家远了一点儿，就在隔壁狗肉馆吧。”岳大为说：“隔壁狗肉馆卫生条件差，又土气，食客挤在一个堂铺里吃喝，彼此说个话儿不方便呢。我看这次白叔来，他老人家有紧要话儿向你和美美说哩。”梅梅说：“真是这样，在隔壁狗肉馆更好嘛！”岳大为问：“为啥？”梅梅说：“白叔虽然当过县官，见过大世面，但白叔泥性没改嘛，老人家凡事讲究实在，请他去老乡亲狗肉馆摆排场，他会不高兴的。至于卫生条件呀，没单间呀，这不难解决嘛。”岳大为问：“你说咋解决？”梅梅在他额头点了一下说：“我去隔壁狗肉馆打声招呼，我叫他们把饭菜送来我们家。”岳大为高兴的说：“人们说，女人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我看你例外，

还是你的肠子弯弯多哩！”梅梅听了把垂落在胸前的长发往脑后一甩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接下来，梅梅与丈夫分工，由丈夫去隔壁狗肉馆交涉饭菜端来家吃，她打电话邀约美美今儿个中午到家陪白叔白婶共进午餐。在岳大为、梅梅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，岳大为回屋坐了下来，对站在旁边的梅梅说道：“白叔今儿个来，你千记不能当着白叔面，在美美面前提说我可能当上副县长方面的事，一则会给白叔不稳慎印象，再则这事八字还没得一撇，现在说什么岳县长为时过早呢！”梅梅笑起来，说：“知道！你们官场那一套嘛，官场如战场嘛。”

有人敲门，岳大为与梅梅相视一笑：谁来了？

梅梅开门，是白叔来了。后面跟着白婶和美美。美美来，正好碰上白叔敲门。“好凑巧啊！”美美说，满屋的人都笑了。

白叔、白婶在客厅坐下，梅梅送上茶水。小保姆领了孩子到二老面前，一口一声奶奶好、爷爷亲，客厅响起了一阵笑声。已经到吃午饭时间，梅梅边说话边收拾餐桌，岳大为给隔壁狗肉馆打了电话，那边应声，不一会儿便把菜饭送了过来。

“白叔，白婶，请！”岳大为招呼客人吃饭。

梅梅走过去，站在白叔面前，向白叔解释道：

“今儿个下雪，天气冷，白叔白婶难得来，我们去吃顿狗肉汤锅。隔壁餐馆堂面小，客人多，食客们都挤在那儿不方便。餐馆老板娘说，是不是送饭菜过来？大为说，要得。我也认为这样好，一家人说个话儿方便。白叔白婶，不见外吧？”

“这样好嘛。”白家年满脸笑意。

“你白叔平时不乱用一分钱，吃肉喝酒要看日子。三口酒下肚，话儿就多了。在家吃，说错了，没人知道。”白婶赞成。

白叔、白婶坐后，美美挨着白婶坐了，小保姆又挨着美美坐了。这边，岳大为、梅梅作陪，依次坐在白叔旁边。

白家年喜欢吃农民自个儿用杨梅泡的酒，岳大为专门上街去

酒馆买了两斤杨梅酒回来。白家年三杯酒下肚，在吃了几筷子狗肉后，他兴奋得有话可说了：

“美美，你们农业局还好吧？”

“好，”美美说，“当然，也说不上非常之好。”

“美美，局长还是老赵吧？”白家年假装不知道。

“赵局长退下了，现在是符局长主持工作。”

“符局长？”白家年做出思索的样子，“美美，你说的是那个符局长？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呢。”

“最近几年，新提了不少年轻局长，白叔咋能都认识呢。”

“我是县委常委时，任命的那批干部，一个个都退下了。”白家年叹道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我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。”

“白叔还仙健呢！”岳大为说。

“你白叔不行了！”白婶摇头。

有人敲门，小保姆去开门，是隔壁狗肉馆堂倌又送来一盆狗肉，萝卜炖的，香气扑鼻，大家的注意力都面向盆子，向盆里伸出了筷子。一时顾吃没有人说话。接连吃了几筷子狗肉，又喝了两杯酒，大家吃的速度减慢了，白家年话又多起来：

“美美，你在农业局做啥工作？”

“文秘呗！电脑打字员。”

“你们那姓符的局长还不错吧？”白家年故意问。

美美眨眨眼睛，埋下头，看着手上的碗，大概有话不好说出口，脸上表情有点不自然。从美美的表情，白家年意识到，这一定牵扯到他们局长符乔棠有关男女作风方面的问题。

“符乔棠今年多大？”白家年换了问话的角度。

“1958年出生的。”美美说。

“听说他已经离婚，是吧？”梅梅有意识补了一句。

“是的。”美美说，“他第二次结婚还不到两年，如今两口儿又在闹了，可能还要离婚哩。”